

伤



康和银行王牌交易员明石哲彦坠楼身亡
好友芹泽收到了他死前留下的
神秘字条：『Z.C.H.』

是求助信？还是隐藏了死亡信息的告白书？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桩银行收购案的丑陋黑幕被层层揭开……

「目」幸田真音◎著

风月雨◎译

日本『经济小说女王』幸田真音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日本『经济小说』问鼎之作，年度最佳畅销书

揭露日本大藏省和金融机构
腐败内幕的金融商战小说

探索日本『失落的十年』造成的人心创伤的话题小说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伤

康和银行王牌交易员明石哲彦坠楼身亡

好友丹泽收到了他死前留下的

神秘字条：『ZCIE』

是求助信？还是隐藏了死亡信息的告白书？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桩银行收购案的丑闻黑幕被层层揭开……

「日」幸田真音◎著

风月雨◎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 / (日) 幸田真音著, 风月雨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4

书名原文: 傷: 邦銀崩坏

ISBN 978-7-5086-1963-7

I. 伤… II. ①幸… ②风…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893 号

KIZU HOGIN HOKAI

Copyright © 2001 by Main Koh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through EYA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伤

SHANG

著 者: [日]幸田真音

译 者: 风月雨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2014

书 号: ISBN 978-7-5086-1963-7 / I · 11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 //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好呢？

像是隐藏在身体深处的，通过小腹部的轻微抽动传递出来的感觉，完全说不上痛，不集中注意力几乎都感觉不到。

要下雨了，有吉洲波想。

从三十六楼俯瞰窗外景色，哈得孙河已经被笼罩在薄薄的雾霭之中了。好容易才辨认出来的自由女神像显得渺小而模糊不清。

这尊女神像是冲着遥远祖国的方向昂然矗立着，这二十五年，洲波可谓是背井离乡打拼到了现在。

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星期五。

今天对于洲波来说可谓是终生难忘。

像是在回味那种感觉似的，洲波眺望着窗外，慢慢地啜饮着手中纸杯里淡淡的咖啡。

不时地，有经过身后的同事跟她打招呼，洲波都会回过头去表示一下谢意。从上午的表彰会开过之后，已经不知有多少人来向她表示祝贺了。洲波一边从同事们赞赏的话语中分辨着哪些属于直截了当的惊讶，哪些则是掩饰不住的羡慕和嫉妒，一边平静地微笑着。

下午的半天里，依旧不断有人前来道贺。渐渐地洲波的内心觉得什么地方跟昨天的自己有些许不一样。

确实有些不同了，但那是什么她也不清楚。只是觉得，自己精心构筑起来的某个地方发生了偏移，有个什么东西弹了出去，滚落了下来。就像一颗不知何时已经变得锈迹斑斑的螺丝钉从接口处脱落了，滚落时发出了虚空的声音。那声音洲波似乎听得很真切。

“这是怎么了？”

洲波轻轻摇了摇头，想起了什么似的将纸杯里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后，看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十二分。纽约国际金融市场马上就要闭市了。

洲波离开窗边准备回到自己座位时，再次环视了一下这个似乎要把自己吞噬掉的空间。

这里是矗立在华尔街尽头的毛瑞斯·汤普逊证券公司总部大楼。几乎占据了整个三十六楼，拥有七百个证券交易员的证券交易大厅是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庞大组织的心脏。

球场般大小的钵状体的楼层正中间，交易员的办公桌分两边相对各两列，横排四列一字排开。交易员们从左起分属掉期交易、债券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及稍微隔开了一点的股票交易四大

部门。单是掉期交易部门，从各币种的熟练交易员，到年轻的初级交易员和助手，加起来就有三十人。债券部门人手更多，按国债、地方债、政府担保债券、公司债券、短期债券，资产担保债券等债券种类或按各币种或到期期限细分，有近四十人。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员是由各部门选拔出来的新产品、附加产品、掉期产品专家共三十多人组成的。还有就是股票交易的相关人员。

证券营业部门的座椅排位沿着椭圆形钵状体的斜面向四周扩展，将交易部门围成一圈。像管道一样连接着顾客也就是投资客与交易员的营业部门，按顾客国籍划分为美国国内营业部门和国际营业部门，分别位于楼层另一侧的各半边。人数是各类交易员总和的三至四倍左右，有些部门甚至更多。

洲波有些得意地把目光投向自己那张空着的桌子。它位于这个完美钵状体斜面的中央，在国际营业部门的最前排，正对着美国国债交易员的位置。她想，能够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非她莫属。

这里人才济济，但拥有投资经理职位的尚不到百分之五。算上其他事务部门，再加上整幢大楼的员工的话，百分比就更低了。

进公司十五年了，其间在营业部门锤炼了十年的洲波当然也不例外，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投资经理。这一梦想在她三十七岁时终于实现了，并且是作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日本女性。这理当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她正这样想着，似乎又听到了身体里滚落的那个异物发出的声响。洲波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一样抬起头快步走过窄窄的座椅通道。

走到座位旁的她在坐下前迅速地朝交易员的位子上瞄了一眼。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销售员与客人对话时要时刻注意交易员

的举动，同时，交易员也要关注销售员的动向采取行动。

此时交易员们的举动都已缓慢了下来。手语交易已经结束，他们正开始与经纪代理人确认一天的最终交易结果。

疲惫的年轻助理交易员们时不时地停下敲打键盘的手指，按压着眼部的穴位。他们可能正在用电子邮件给报社发送对下周市场预测的报告吧。

这里就是将全世界所有的金钱和欲望汇集起来的地方。这个纽约金融市场也即将结束一周的殊死搏斗，准备稍稍打个盹了。

洲波又看了一眼手表。

四点十六分。洲波那涂着漂亮指甲油的手指，不假思索地伸向桌上的电话机。这时，坐在后排的助理交易员叫了她一声，“哈尼夫先生的电话”。

扭过头去的洲波眼睛突然睁大了。拿起电话的左手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直线通话的按键。

桌面上排列着数十个电话接线按键。中间的二十个被设定为洲波负责的客户的热线。中间最上方的五个则是洲波最近特别打了记号的与几位投资家的专线。阿布杜拉马·哈尼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父亲是美国《福布斯》、《财富》杂志评选出来的拥有十亿美元资产的世界两百强中的一位，是位年年上榜的优秀资本家。他作为父亲的投资公司的董事，以美洲投资信托公司的名义成为洲波的客户，但其运作资金的大部分都是由靠他和他父亲的关系筹集起来的个人投资家的流动资产构成的。

边接听电话，洲波边用眼睛扫着桌上的显示屏。美国三十年期国债的最新价格为102 1/32。显示美国债券市场价格波动的画面从两小时前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化。确认了这些后，洲波慢吞吞

地开口说：“你好！阿比。今天过得好吗？市场平静得让你打瞌睡了吧。”

洲波的声音听上去沉稳而温柔，与她敏锐的目光正相反。丝毫听不出她几乎是掐着时间在等着这个电话，而且差点儿等不及而主动打过去。

洲波如闪电般的目光，没有半点的狂乱便聚焦到了对手身上。那眼神分明在说绝不会让瞄准的猎物逃脱。

交谈仅仅用了不到一分钟，她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午后几乎没有变动的市场动向。听着对方的谈话洲波轻轻地摇了摇头。

“其实不然，我是看涨的。市场下周也会步步走强。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在这里买进的会是短期证券。如果您手里持有的是短期资金的话，犯不着冒这个险。”

洲波嘴上虽是这样说，但从对方声音里细微的变化中她知道这番话已经奏效了。果不其然，阿布杜拉马·哈尼夫的拧劲儿又上来了。洲波的脸上浮现出会心的笑容。

“知道了。如果您那样考虑的话，那就买吧。但是，赚头也只能先指望3/4点。因为现在看来卖点估计在102 3/32，4/32上下，等涨到103点再看，如果突破不了103点就马上卖掉。”

接着，洲波缓缓地说道：

“要买就现在了。”

说完，洲波对电话那头的回应点了点头。她用拿着话筒的手指敲下了转内线的按键。这是交易大厅所有电话都具备的保留按键，按下它，仍在线上，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但对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没有丝毫停顿，洲波按下了显示屏旁内线电话的按键，她的

大嗓门通过话筒传出，这一连串动作的完成前后没有超过两秒钟。

“卢克！三十年期美国国债的卖出价是多少？一千股哦！快点！”

市场将会发生一场震荡！行市的一股是一百万美元。这种世界上流动性最高的三十年期美国国债指标品种，一次交易超过五亿美元的买卖并不是常有的事。四周的交易员们将视线一齐聚焦到了洲波的嘴边。令人窒息的紧迫感在离她的座位很远的交易席间也引发了一阵骚动。洲波的声音通过话筒传进了所有交易员的耳朵。刚刚还死气沉沉的市场似乎一下被唤醒了。

从话筒那头传来的是卢克·西蒙有些迷惑的声音。

“一千股？当真？我的卖价是102 11/32。是谁啊？！现在要买十亿美元？！”

卢克·西蒙的话音未落，洲波的声音就盖过了他说：“开什么玩笑！那么高的卖价你怎么说得出口？别犯迷糊了，认真点儿！卢克！”

“这么大笔的金额，这已经是我现在的最佳卖价了。”

叫出比市场价高出一截的卖价，是为了吓跑买方。即便交易成立了，也可以从经纪人那里按市价买回来。这样便可以万无一失。洲波一眼便看穿了卢克·西蒙的心思。

“胆小鬼！”

洲波轻蔑地吐出这几个字后，便按掉了电话的保留键。你这样做的话，我也不客气了。本来，不让交易员受损也是销售员的职责。正因为考虑到卢克，她才向客户说了个比市场价稍高的价格。反过头来，卢克却如此对待自己的客户，这让洲波无法忍受了。

洲波将卢克的卖价告诉了电话的另一方。跟与卢克谈话时的

剑拔弩张相反，她现在的声音是柔和的，而且措辞明晰而果断。

洲波当即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OK！成交！卢克卖出，哈尼夫先生买进。102 11/32 点十亿美元的指标品种的长期国债。不错啊！”

洲波为确认刚才与客户成交的十亿美元又一次冲着卢克喊道。可以听到话筒那端的卢克已经在大发雷霆了，那声音听上去更像是在哀号。

卢克·西蒙真的慌神儿了。他一定没有想到有人会在这个点位买入。这种时候，卢克分明是不想大量卖出的。其实，卖出也好买进也罢，不论是谁都会尽量避开在星期五的这个时间里进行这么大笔的交易。洲波当然知道谁都想在这个时候马上整理一下手头的交易，忘掉工作，赶快回家和家人一起悠闲地度个周末。

周围的人向卢克投去同情的目光。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对洲波的责备。

洲波以前并未曾想到家庭和孩子跟自己是无缘的。她脸上掠过一丝冷笑，对着电话的那头说道：

“谢谢！阿比！买得漂亮！正因为知道是您这样的重要客户，我们的交易主管才卖出了比市场价高出八个点的价格，这也正说明市场的强势啊。现在，绝不会有人再一下卖出一千股了。不要紧，稍稍高了点也要买进。今天一定会收高的。下个礼拜，到了卖点我会立即跟您联系的。”

以往，接下去的事情她都会交给助手去处理，但对这五位客户中的任何一位，洲波都会亲自逐一确认所有事项。

“当然其他的也要买吧。阿比！这回准备拿出多少来操作呢？下一个目标，你看，等下周确认上涨后，再做几笔多边交易如何？”

她用不露痕迹的语调，巧妙地探听了对方的意向后，面带微笑地挂断了电话。紧接着，恢复严肃的她又按下了内线电话的按键。

“卢克！刚才是怎么回事儿啊？那种价格，连实习的初级交易员都挂得出来！好容易说服客户买进的。你在想什么啊？”

洲波的声音不用通过话筒隔着十米外的交易员们也能听得到。

“卢克在接电话。”

传来的是另外一个年轻男人有些怯生生的回答。此时在背后的卢克·西蒙正举着电话不知在跟谁大声嚷嚷着。一定是为从经纪人那儿赎回的事儿发急呢。洲波起身朝那个吵吵嚷嚷的方向走去。

“卢克，你不会是真的踏空了吧。今儿一早的会议上我已经说过了，哈尼夫家族是想买进的。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喜欢冒险，而且很贪心。我还说了他们对低风险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早就有染指波动很大的长期国债的想法了。对于这些情报难道你都没有做任何预案吗？”

作为美国长期国债交易的主管，此时的卢克·西蒙晃动着超过一百二十公斤的硕大身体，紧咬着双唇，用袖口抹着额头上的汗珠。洲波瞥了一眼卢克桌上的显示屏，指数已经逼近102 27/32了。从急剧变换的数字上，不难看出美国国债市场突然开始发力了。

几分钟前的平静完全被打破了。

“啊！103点整被人买走了。”

旁边的初级交易员喊出了声。

“等一下，洲波，现在首要的是要全部赎回来。”

卢克头发稀疏的前额又浸出了汗珠。刚才卖给洲波客户的十亿美元还有四亿没有买回来。这已把卢克逼到了悬崖边。

“什么？！没有人卖出？妈的！我也知道今天是礼拜五！还用你说！别在那儿发呆，多少都行，给我找！”

卢克在电话里冲着经纪人吼着。马上就到收盘时间了。看起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想赎回的话要赶快了。他们本想再加筹码的，所以，下个礼拜还会大涨。”

洲波的话简直就是在火上浇油。卢克当然明白。这样涨上去的话，更是没人卖出来，指数就会跳空高开，不可能赎得回来了。那样的话，四亿美元就踏空了，损失无法计算。卢克的汗从脸颊一串串地滴落到他那件粉色的衬衫上。

“昨晚，小哈尼夫在东京市场卖掉了大量的日元股，这个，我在早上的例会上也汇报过了。那么，再用这些现金买进美元资产也就不难推测了。他们目前的想法是卖掉日元资产，买进美元资产。这些，我从一开始就说得明白了，你不听就是你的问题了。”

客户不经意泄露的情报，卢克不可能不明白。

“我没料到会涨这么多。我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买进是很愚蠢的，又没出什么利好消息，早知道的话，还不如等到高点再抛掉呢。”

今天本想早点儿结束工作，陪儿子去野营的卢克此时只好这样为自己辩解着。

“如果是这样，你刚才不就会开出个更好的价钱了吗。那样，既可以卖出，也不用担心赎不赎得回来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

话还没说完，经纪人打来电话，卢克慌忙抓起话筒盯住了显示屏。

“真是不敢相信。交易员的工作不就是从我们销售员的口中了解客户的动向，利用这些情报来开展工作的吗？可你却因为自己的怠惰，报给客户那么高的价格，我的信用都被你给毁了。”

不论卢克怎样辩解，在洲波这儿都行不通。这些话无疑又往卢克的伤口上撒了把盐。

“你给我闭嘴！”

周围的交易员们一齐把目光投向了从未发出过这种声音的卢克。

“自作自受。”

洲波甩下这句话，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妈的，这种女人，我宰了你！”

想到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卢克把这句快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喂，还没有人卖出吗？”

他只能把对洲波没发出的火发向了电话那头的经纪人。今天回家又要迟了，还要背负着这么大的损失过周末。真是晦气！

眼前的显示屏上已经完全看不到卖出的了。指数已经超过10315/32了，还是找不到卖家。像是张着嘴等食儿的鲤鱼一样，买家的挂单排得满满的。卖给洲波的客户后飙升的市场因为没有卖出的筹码而封住了涨停。

挂在墙壁上的数只时钟显示着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时间——纽约时间是下午四点四十二分，市场一天的交易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周的开盘无疑还会高开。卢克无法预测在没有卖出筹码的市场赎回的成本会有多高。这次的损失恐怕要刷新最差纪录了吧，卢



克绝望地盯着已经静止的画面上的数值想着。

卢克打定主意，按下了跟所有销售业务员桌上相连的内线按键。

“大家听好了，马上给我找到美国长期债指标品种的卖主！”

不管是美国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投资客，只要找到卖主就行。卢克的声音近乎是在哀求了。

“拜托了，无论如何帮我找到。”

过了一会儿，坐等救星的卢克耳边传来了国际营业部歉意的回复。

“卢克，可惜啊，欧洲和亚洲的投资客们对美国国债都抱有很高的预期。这种时候，他们也想买进呢。找不到卖家。抱歉！”

“不好意思，卢克，我们好像也只能跟你这么说了。”

这是美国国内营业部帕提的声音。如此，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这算怎么回事儿。销售的这帮家伙，简直就是一群废物。这种时候才正是需要你们的时候啊。卢克嘀咕着。

“啊，卢克，等一下——”

帕提还在说着什么，但声音被旁边的一个声音盖过了。

“嘿！卢克！”

突然插话的正是洲波。

“你还想说什么？”

卢克按掉了内线连接键嘟囔道。想嘲笑你就笑出来吧。卢克有点孤注一掷地按下了接听按键。

“你踏空的是四百股吧？”

“对，因为你洲波的客户，我踏空的就是这个数。”

卢克话中带刺地回答道。

“知道了。”

洲波说完这句便挂断了电话。她到底想干吗，卢克不明白，他只是不想再受刺激了。

“嗨！迈克！”

又传来了洲波的声音。她是在叫坐在卢克对面第三排的十年期美国国债的交易员。

“我的一个客户想解除三十年期国债和十年期国债的多边交易。客户想买进十年期，卖出三十年期的。你刚才说想卖来着的吧。你的卖价是多少？另外，你替我问问卢克的买价吧。”

“好的，金额是多少？”迈克问道。

“我正在算呢。三十年期的应该有四百股。你问问卢克还想买吗。”

洲波的声音传到了卢克的耳朵里。卢克像是要把那个内线电话的话筒咬掉一样探出身子。

“当然要买，现在，就算从恶魔手里我也要买回来。”

迈克摆了摆手劝卢克冷静下来。

卢克心想，这是跟客户的直接交易，而且是取消多边交易，价格只要稍作调整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买进了。太好了！

“OK！迈克，按你出的价，还有卢克的，成交！”

不一会儿传来了洲波的声音。

“谢谢！洲波，好交易啊！”

迈克对着话筒开心地回答道。对他来说这次交易大大增加了他的利润。

“太好了，不是吗？卢克。到底还是洲波啊，在这么强的市场里而且是在马上收盘的节骨眼上，竟然找到了这么大的卖家。单



卖的卖主确实不可能找得到了，却可以从多边交易的客户里找到，这可不是一般的销售员能够办到的啊。而且不是新签约的客户，而是确实要解除合约的客户。太神了！”

迈克兴奋地说着这些的时候，卢克装做在记录着什么的样子没有回应。这种话还用你小子说。刚才的交易如果不是洲波深入地了解了客户，得到了客户的信任的话是不可能办到的。

不一会儿，卢克看到走到交易员席位边儿来确认的洲波，他主动打了个招呼——“帮了大忙了”。话脱口而出，但并不是感谢的语调。他想再说些感谢的话，张了张嘴，感到嘴角不自然地抽动了几下，喉咙里好像堵了块东西。让自己陷入恐慌的是她，让自己吃了苦头又来解救自己的还是她。

真是完败啊。简直就是被她耍弄了。可就是这样，这个女人不仅得到了客户的信任、同事的赞赏，还提升了自己的业绩。

卢克感觉自己像一只无力的小动物，被这个比自己小近十岁的女人逼迫戏弄，在一息尚存之际，竟又被她救起，这令卢克无法接受。

恐怕这个女人无论对客户还是对同事都用同样的手段将他们一一掌控在手心里了吧。如果被这样指责的话，她一定会用那种一眼就看穿你的眼神看着你，然后冷静地说：“这是我的工作啊。”

完成了一天所有的交易确认工作后，洲波走出交易大厅，走进电梯。只有礼拜五的晚上，她会尽量不约见客户。况且，今天是她升职的日子。她尽量回避在周末的晚上，去赴那些让人费神的与客户共进的晚餐，还有工作上的聚会。这个时候，她只想忘掉工作，慢慢地在自己的房间里享受片刻的个人时光。即便空荡荡的家里并没有人在等着她。

但今晚是个例外。

电梯到达一楼的时候，接送大巴应该就停在毛瑞斯大楼的大门口。而此时来接她的是查尔斯·李。她欠了查尔斯·李的人情，所以今晚她无法拒绝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那样的话还真是有些难得啊。”

洲波还在座位上收拾准备回家的时候，接到了查尔斯·李今天打来的第三通电话。查尔斯·李的英语带着浓重的英国腔，总是那么彬彬有礼。

香港的李家可以说是华侨中的首富，拥有家产达一万两千万美元，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家。查尔斯·李是李家的长子。

“没想到会从我嘴里听到拜托我的话，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吧？”

他一开始就话里有话。

“本来美国国债的多边交易就是听取了你的建议，现在利润已经相当可观了，我也正在想是不是可以半仓套利了。”

“谢谢你，查尔斯·李。”

洲波再次表示了感谢。既然这样，完全可以不必这么大动干戈地特意跑来啊，当然，洲波没有说出这句快到嘴边的话。

“其实，今天不卖的话，放到下个礼拜收益会更大的。”

查尔斯·李还想继续这个话题。

“这可都是因为你啊。你那样来求我肯定有什么原因，所以我只能听命啊。到现在为止你也替我赚了不少了。跟你说实话，就在收盘前，有不少人来向我买三十年期国债，我都回绝了。”

“是这样啊。”